

第一章

序論——模式與目的

第一節 漢語與文化的對應關係

「文化」一詞的義涵，源自於《易經·賁卦》的「人文化成」：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這段話以現代語體文來說意思如下：「賁卦亨通。柔爻來文飾剛爻，所以亨通。分出剛爻到上邊去文飾柔爻，所以小的方面來往有利，這是天文。能夠用文明來進行規範，使人們的行為有所限止，這是人文。觀測天文，從而察知季節的變化；觀察人文，從而用文明手段進行教化，把天下組織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賁卦☶上「艮」上「離」下，「賁」是貝殼的光澤，「飾」的意思。《序卦傳》說：「物不可以苟且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的聚合，必然有秩序與模式；人的集團，也需要有禮儀修飾。這一卦，內卦「離」是明，外卦「艮」是止，以文明的制度，使每個人止於一定的分際，這就是人類集體生活必須的修飾，所以稱作賁卦。

「天文」，指各種自然現象；「人文」，是人觀察自然現象變化後，所思考出來相應於「天文」的因應之道，以符合人存於天地間的安適需求。所謂「化成」則是「變化完成」之義，這是文化義涵中最積極的一

面，也就是創造人類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上的最完善模式。

「人文化成」的完備流程，從文化歷史的演進來看，必然是累積生活經驗、形成智慧思維、開創知識系統、教育社會大眾、形成人文風俗、具備人文精神。要維持與完成這樣的系統流程，人類社會中必然需要一種精密的「工具系統」，作為溝通、記錄、論述、教育、傳遞時的依據，那就是「語言系統」。從商代到今天的三千多年裡，漢語裡的語音有四個時期的發展，漢代以前的上古音、魏晉到宋代的中古音、元明到清的近代音、清中葉以後到現在的現代漢語；文字部分則歷經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戰國文字、秦篆、漢隸到之後的楷書。漢語系統作為社會的表義載體，漢語的演變就相對應於社會的演變、漢語系統的具體形式就相對應於文化系統的具體形式，反之亦然。

漢語與文化的深厚關係，我們可從歷代不斷增加的漢字字數上來理解¹：

時代	字數	根據
商代	4,672	甲骨文字數
周代	6,544	十三經單音詞
漢代	9,353	許慎《說文解字》
晉代	12,824	呂忱《字林》
南朝	16,917	顧野王《玉篇》
唐代	11,500	孫愐《唐韻》
宋代	26,194	陳彭年《廣韻》
宋代	26,430	(遼)行均《龍龕手鑑》
宋代	31,319	司馬光《類篇》
明代	33,179	梅膺祚《字彙》
明代	33,549	張自烈《正字通》
清代	47,035	張玉書《康熙字典》
民國	49,905	文化大學《中文大辭典》
中國大陸	54,678	四川、湖北辭書出版社《漢語大字典》

¹ 參盧國屏、黃復山《中國文字》第一章第四節〈中國文字的數量〉，臺北空大出版社，2002年。

文字是記錄語音的符號，字數量的遞增，就代表語義量的擴大，當然也是因為社會擴大了，要記錄的事物增加了，而整個文化系統也不斷擴大。從漢字增加的數量和速度，我們看到了漢語系統與文化的緊密關係。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文獻又是語言的載體；語音靠著文字加以記錄、文字又仰賴文獻得以保存。從甲骨文獻開始，我國不但有歷史悠久、數量龐大的文獻存在，更重要的是它記錄了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禮儀、法度、科技、文學、風俗、習慣等等的社會文化發展歷程與智慧結晶。漢語、文獻、文化便是一個共構「人文化成」的循環鏈，在族群的歷史文化中始終是發光發熱的核心價值所在。

第二節 語言解釋的必要性

「語言解釋」就是「以語言解釋語言」、「以語言材料解釋語言材料」、「以語言的構成理論解釋語言工具」、「解釋語言形音工具的邏輯以認知語義」。漢語作為社會表義工具，又成為文化的載體，對於工具運用的精準要求，必然是文化發展中，智慧是否可以順利傳遞的依據。要能夠做到「人文化成」，工具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人類的時代越往下，社會就越形擴大，其溝通量、文獻量也會大增，當然思維的變化演進與傳遞，也就越快速。這過程中，語言快速的「自動因應機制」也在隨時運作，新型態的語言模式是隨時可能產生的。處於社會中的人，如果不能精準掌握快速變化的語言工具，那就代表社會隔閡會因此擴大，這顯然對「人文化成」是有重大負面影響的。因此從事「語言解釋」，就像進行一種「工具維修保養」的機制，其目的則在使社會與文化可以順暢的展延開來。

我們都記得，周朝時候的許多學者很喜歡講「名」、論「名」，《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論語·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從，事不從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到

最後乾脆有個專門論名的「名家」產生，代表人惠施有「黃馬、驪牛，三」、「輪不輾地」、「龜長於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絕」等等的立論。名家學說的屬性在「邏輯思辨」，這是沒有疑義的，不過根據經驗，像中文系的大一大二同學們，才進入大學殿堂，儒家都還沒來得及明白，老子兩句話就讓你搞翻天，而惠施又來湊熱鬧，最後好像似懂非懂，課程也結束了。

思想訓練的層面你當然要好好聽你思想史老師的，不過若回到語言的層面來，「名」字的本義是「語音」，引申義才是「文字」、及與語音相對應的「實」，也就是「語義」，另外也產生了「姓名」的引申義。典籍中的「名」字，其意義均離不開這些意義。我們看一個簡單的例子，《戰國策·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何也？」出外讀書返家，卻直呼母親名諱。「名其母」、「名我」在語法上就是「名詞兼動詞用」，這是先秦普遍語法，也就是「直呼其名」的意思，這「呼」的不就是那「名字」的「語音」。

如果我們把前面儒、道、名三家裡的「名」，以「語言」來代入，可能對於你的初期入門會簡單一些。「黃馬」、「驪牛」、「黃馬驪牛」是三個「詞」，三個語義單位；「輪」、「地」是兩個「詞」，兩個獨立概念，你看到的輪子都貼地而行，不過惠施要給你的訓練，是千萬不可以在詞彙、語義上就「輪」、「地」不分。而當我說「龜長於蛇」的時候，你第一個應該要問：你說的「長」是「年紀的長」？還是「身體的長」？因為「長」的語義可以用在具體與抽象事物上，就像一字多義，一音也可以多義，所以你要先弄清楚我們要討論哪一義。至於「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絕。」如果請你就中選一個關鍵字，以掌握其邏輯推理所在，如同你學詩歌時的「詩眼」功能，你得選「半」字，《說文》：「半，物中分也。」其實惠施要跟你討論「分」的概念，不是那根「捶」。如果你再用「語言」的意義，解釋孔、老的那兩段話，或許對你進入思維領域就會容易多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名家是一個「語言工具保養維修家」，它的論述就如同「語言操作手冊」般要你精準的使用工具。諸多的「語

音」、「文字」、「語義」運用，如果你經常混淆不清的話，那談何「邏輯思辨」、談何文化文明？

從上述觀點來說，名家從事語言解釋的工作，其實目的在完成「規格化」→「工具規格化」→「工具格式、尺寸規格化」→「語言工具應用規格化」。相對應於春秋戰國的社會複雜，政治紛爭、思想分歧、學派林立、文字差異等等現象。這種將語言定義清楚統一的「語言規格化」工作，其實是一種文化與社會現象的產物，也具有其絕對的必要性，後來的《爾雅》、《說文解字》不正是以百分之百的「規格化」為其目的。

今日社會何嘗不是如此，「唱片」、「CD」、「DVD」要統一規格；手機的網路系統要統一規格。物質、制度、精神文化每代不同，一代是三十年，三十年前的流行詞彙跟現在完全一樣嗎？當然不會。如果語言不經解釋，社會上老是「Y世代」、「E世代」、「銀髮族」的去區別社群、年齡層而互不溝通，那只會更造成社會隔閡與進步遲緩，且導致文化的落後。語言解釋的必要性，從這裡就可以理解其大要了。

第三節 語言文化詮釋的必要性

語言解釋的目的在文化的詮釋。從漢語歷史來看，其系統不斷的擴大，語音的多元化、文字數量不斷的增加，到今天累積出約五萬個漢字。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的擴大，就代表整個社會文明的不斷擴大，更代表這個族群不斷在延續發展其文化內涵。當時間越往下發展，文化的內容與形式與源初的內容形式就越遠，因為社會中的物質、制度是隨時變化的，精神與思維也在不斷改變，但是一個族群的主流文化中的各種核心價值卻是永恆不變的，族群的智慧也端賴這些核心價值而可以永續傳承。語言的文化詮釋工作，目的就在縮短「文化源初形式」與「目前形式」的距離，而且重點是這文化核心價值的認知，而未必在物質與制度的恢復。

例如先秦祭祖的「立尸」制度，以孫子輩的家族成員擔任假扮祖先的「尸」，在整個祭祀儀式中接受家族的祭祀。其目的在使與祭者有與祖先

同在之感，進而知所虔誠以對。但更重要的文化精神中心，其實在讓子孫們從實際的虔敬儀式中，學習與理解「孝」的意義，所以在設計上由子孫輩當「尸」，看到自己的父輩是如何的侍奉先祖，孝敬先祖，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今日祭祖時，只有牌位沒有「尸」，其物質制度面早已改變，但祭祖目的仍在慎終追遠的「孝」道精神，這與先秦無異，也永世沒有改變。一般人面對改變簡化後的物質制度面，通常對其核心價值的概念也就容易模糊化，甚至崩解潰散。而針對記錄著歷代祭祀制度變遷的語言文字，加以解釋並詮釋，其目的就在上溯這核心價值，避免社會與文化的崩解了。

就教學與學習層面來說，如果只對語言作表層的一般解釋，那在學習上不但趣味遞減，最終也對文化議題與內涵，不慎了了，更不知道學習這些語言解釋理論的原因何在。例如《詩經·豳風·七月》這首詩，主體內容是透過上古人民的四時生活，來掌握我們社會與文化的高度義涵。如果我們對其語言的解釋不夠正確與深入，那恐怕連詩歌中的俗民生活也難以理解，遑論其文化義涵。像詩中有句話說「二之日，鑿冰冲冲。」，很多老師說「冲冲」、「狀聲詞」，是鑿冰時發出的聲音，就解說完畢了，恐怕學生連他們鑿冰做啥也不清楚。事實上「冲」字在此指的是鑿很多冰，而且戶外的大冰被鑿出了一個個「大窟窿」的意思，做啥呢，放回家裡的「冰箱」中存放並提供來年使用。古人有冰箱嗎？當然有，而且比我們的都大，叫做「冰窖」，整年都有冰可用。《周禮·凌人》篇中的「凌人」，就是宮裡的「掌冰官」呢！另外，「冲」字怎可以解作鑿冰時的「大窟窿」呢？因為漢語音裡凡是發近似「中」的音，都有「空間」、「空洞」之義，反映在漢語理論裡，便是「凡從中聲皆有空義」，像憂心「忡忡」就是心裡空蕩無主；「鑿冰冲冲」當然也是鑿出「空洞」、「空間」之義了。

將語言研究導向文化研究、從理論解釋進入文化詮釋，這是語言研究的趣味與宗旨所在。學習語言的人，要知道理論研究是必要的嚴謹與枯燥過程，但它的目的在更崇高的文化論述，以延續民族的文化精神力量。所

以「理論」可能使你萬般痛苦，但「文化」則使你有吸納養分的興味；對語言只做表層解釋，學習時痛苦、教之時也痛苦；但通過了嚴謹的解釋，進而詮釋語言深層中文化的條理與義涵，你才會感受到語言與文化的真正魅力，也才真正完成了語言學者的責任。

第四節 解釋與詮釋的同步本質

前文我們分論「解釋」與「詮釋」的必要性，讀者可能以為語言的解釋與詮釋，是可以切割的兩回事、兩個路徑，其實不然，這二者是二而一的同步進行。從漢語的本質來看，「形、音、義」是三大要素，意義先出、而後以語音表義、最後文字再記錄語音，三者密切關聯緊密結合，人類如果沒有要傳達的意義，那麼形和音也不用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形、音」是語言的外部表層結構，那麼「意義」就是語言的內部深層組織，內外二者無法脫離而單獨進行，於是你操作表層的同時，深層的理解也在進行，所以解釋與詮釋當然就具有同步本質。

再從對文化的理解與認知的目的性而言，文化透過語言表層的形和音，來傳遞語言深層中的語義思維，語義思維就是文化的中心，所以語言的表層與深層是合一的一個文化載體，不是兩個載體。當我們進行表層載體的形音解釋時，就同步在進行深層的語義文化詮釋。

語言的各種本質同步運作、文化與載體也同步結合運作，那麼從事語言研究的人，就不能將語言與文化切割研究；從事語言教學與學習的人，就不好切割二者來教學與學習；換句話說，文化的研究、教學、學習，和載體語言的研究、教學、學習，必須同步進行。本文講述語言解釋理論方法的同時，也試圖將語言的文化詮釋理論與方法，運用個案來說明與結合，其目的與理想也就在此。

第五節 古典訓詁價值——解釋與詮釋

傳統的語言解釋與詮釋學，叫做「訓詁學」，「訓」是「以語言從事解釋詮釋」、「詁」是「已經發生的言語」，所以「訓詁」就是「以語言解釋、詮釋語言」；「訓詁學」則是其理論方法與應用系統的學術依據。

人類的文明發展可以透過其語言研究的發達與精密來觀察得知，例如「訓詁」工作，在我國早已開始，「訓詁學」的學術體系與理論歸納，也在先秦即已建構。從最早的經書內的訓詁，到一般典籍內的訓詁，再到專業訓詁書的出現，都在先秦時期完成；從上古的語言訓詁工作，到歷代的訓詁工作，到現在的訓詁，期間從未間斷；從儒家到雜農小說家，從政治學到經濟學，從人文學到科技學，都要透過語言訓詁工作完成其理論與思想傳播。2007年的企管系教授，在課堂上仍然要以漢語來解釋專有名詞，論述並歸結企業管理的精神與文化，這位教授就正在運用訓詁。漢語訓詁學者的訓詁理論與教育，就使得他可以精密運用他的語言，講述他的專業。

從訓詁的學術功能看，既然從事語言的解釋工作，當然也就同步進行文化的論述，這其實才是訓詁學術的真義。後人面對最早期的訓詁時，常常因為只見到很精簡的語言表層訓詁，就誤解訓詁只是語音文字的研究，這就大錯特錯而學不到訓詁學的真義，且將會是極大的損失。例如《左傳·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為武。」這句話翻成現代白話文就是：「『武』字，是由『止』字和『戈』字組成的。」如果我們以為《左傳》只是在給大家上「會意字」的課，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論述中國「武德」基本的和最高的境界，歷來都從《左傳》這句話展開。左丘明是從文字訓詁，帶你進入武德文化；左丘明是進行語言解釋，也進行語言的文化詮釋。

又例如《爾雅》一經，是訓詁經典更是世界第一部語言學專書，它蒐羅同義與近義詞彙，按類條列編排，以詞彙互注方式，進行語言解釋工作。它也是一部文化詮釋的書籍嗎？細部的不說，我們只看它的卷

目：〈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這19篇搜羅4,300詞，從「天文」到「地理」、從「植物」到「動物」、從「建築」到「器用」；從「人事」到「自然」、「物種」；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應用科學」。《爾雅》一書其實是以語言的解釋，為我們建構與詮釋了文化的完整系統，這是訓詁的最高標準²。

漢代《說文解字》，以540部首，蒐9,353個小篆，說解文字本義、構造，以六書說解漢字造字、用字理論。既然是所有文字的集結解釋，就一定要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包，從這角度看，《說文》也是一部「文化詮釋」書。同理，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的《中文大辭典》，是臺灣當代最大的一部辭典，收集49,880字、詞彙371,231條。通過歷代字形的羅列，一字多音多義的完整條列、典故的註明、出處的用法，通過這龐大的漢語字詞量的解釋，它也就是一部文化詮釋書籍。

任何書籍文獻都記錄著人類的文化，不同主題的書籍文獻記錄不同的文化類型；「訓詁學」提供了語言解釋與文化詮釋的理論與方法，對於任何書籍文獻的作者與讀者而言，它都是一個必經的訓練。

第六節 訓詁新演繹——永續經營

訓詁的本質與價值已略論如上，不過「訓詁」這詞從漢代起延用了近兩千年，雖然「訓詁」二字的表義簡單又明確，也完整涵蓋這個學科的概念。不過對於現代人而言，可能一時不能了解，便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這個忽略，甚至也包括文史科系的學生們。於是我們提出「訓詁」工作必須在當代「演繹」的主張，以說明這個議題從古典到現代不變的重要性。當代「訓詁新演繹」的意義，表現在以下幾個思考與目的：

² 參盧國屏《爾雅語言文化學》，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

第一、**在名稱上**，我們用「漢語解釋與文化詮釋學」來代稱傳統的「訓詁學」。用當代比較可以理解的語詞，使學習者更快認知漢語研究的性質與目的。

第二、**在方法上**，漢語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古今是一致的，因為當代漢語與古代漢語源出一系。不過到了當代，我們更可以加入新的方法，例如語音標音工具的更新與明確定義、發音學上的生理結構認知、實驗語音學上科學儀器的加入、古文字的實際證據、考古挖掘的實物證據，甚至語言研究名詞的統一等等，都是當代可以演繹新增的方法與理論。

第三、**在語言範疇上**，當代的語言研究對象擴大了，語文形式也有了變化。正體字、簡化字；繁體字、簡體字的問題，偶爾困擾著全體漢字使用者；語言的載體也不只有紙張，新科技產生許多新興語言模式，例如在網路中生成與進行的語言形式，正衝擊著正規漢語的句式或語法形式。因此我們要將過往訓詁的理論成果，再演繹應用到當代來。

第四、**在當代及時性上**，語言的解釋與文化的詮釋工作，必須有及時的當代意義，也就是「當代的訓詁」，否則語言與文化在現代都快速轉化，語言容易出現應用斷層、文化也一樣快速形成古今斷層。而銜接這些斷層，便是語言研究者的責任之一。當年許慎所處的漢代社會，是歷經東周分裂後的大一統，社會的轉變一如今天是一個快速與大量變動的時代。《說文解字》它「說解文字」、「說解語音」也就同時進行「文化說解」，保存了以「小篆」分期的先秦文化，與後來漢代的新興文化；有了《說文解字》，它一樣使當代的我們，和先秦文化的距離縮短了，這功勞必須算在許慎當年「語言研究及時性」的責任意識上。

第五、**在社會發展性上**，現代社會文化有了諸多的新型態，然而不變的是漢語系統仍是維繫社會文化的主要載體。只有持續的進行語言解釋與文化詮釋，也才能因應語言工具本身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能不斷的將源自古老文化的新興文化進行連結，而這也才是智慧的傳承，文化的意義所在。「訓詁新演繹」它不只是為了語言學而已，更是要期許語言研究者擁有開闊的視野，為群體服務，為文化貢獻。